

唐尼和奇怪的門

霍·法斯特著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〔美國〕霍·法斯特

唐尼和奇怪的門

范之龍譯

威·維格達畫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Howard Fast
TONY AND THE WONDERFUL DOOR
The Blue Heron Press Inc., New York
1952

書號：譯 0070 28開本 44千字 定價 3,100 元

唐尼和奇怪的門 (高)

著 者	霍 · 法 斯 特
譯 者	范 之 龍
繪 圖 者	威 · 維 格 達
裝 幀 者	馬 如 瑾
出 版 者	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
	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
印 刷 者	上 海 市 印 刷 二 廠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

1954年9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印數1—10120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證號

目 錄

唐尼和老師·····	一
唐尼和老弗畢斯大夫·····	二二
唐尼和博物館館長·····	五三

唐尼和老師

「幹嗎，」唐尼·麥克特維西·李維問老師說，「你老是說他們野蠻？他們並不野蠻，他們都是挺好挺老實的人，跟別的人一樣。」

「噢，我明白啦，」克萊特老師又是那副嘴臉，「換句話說，唐尼，印第安人（註）的事兒，你比我知道得多嘍！」

倒不是她說的話，而是她說話的那副神氣把其餘的孩子們都逗樂了。他們都瞧着唐尼，心裏想，這回可又有一齣好戲上場了。大夥兒都覺得怪有意思。

只有唐尼僵巴巴地坐在椅子上，一本正經地閉着嘴，兩眼直瞪瞪地瞧着前頭。



〔註〕這是原住在美洲的民族，白種人把他們叫做印第安人。

「那末，唐尼，」克萊特老師說，「關於印第安人的事兒，你是不是比我知道得多？」

「不是——」

「可是你挺兇地跟我說他們並不野蠻——說什麼他們挺好挺老實，就跟別的人一樣。所以我才斷定你對那些印第安人是比我知道得多。要不然，你怎麼會那麼理直氣壯地跟我頂嘴？」

要是現在，當老師的對付一個十一歲的孩子，也許能用點圓活的手段。但是這些事兒以及我就要講的都是一九二四年的事情。唐尼這孩子在克萊特老師看來就像顆眼中釘。等她有個機會報復一下，她就不放鬆。這回可正是個機會，唐尼已經有點下不來台，克萊特老師早打定主意，非叫唐尼好好受一下子窘不行。

「我對印第安人的事情並不比你知道得多，克萊特老師，」唐尼慢慢地小心地說，「我就知道我所曉得的那一點。」

「那是我們無論誰都能說得上來的，」克萊特老師笑着，又惹起班上一陣哄笑。「可是你知道的好像真不少，唐尼。關於印第安人的事兒你怎麼會知道得那麼多呢？」

「我知道就是了。」

「噢，我明白啦，」克萊特老師說。「是不是你有些朋友是印第安人，唐尼？」

「我有的，」他說。

克萊特老師先把班上洋溢不斷的笑聲平靜下來。班上的學生凡是知道她跟唐尼兩人脾氣的人，都看出來事情是到了要爆發的時候了。大夥兒都聚精會神地瞧着他們怎麼搞下去。

「這麼說，你是有印第安人朋友，唐尼。我看是整個部落吧！」

「就只有一個村子，」唐尼說。

「噢，這個村子在什麼地方，唐尼？」

「就在城裏頭，」唐尼斷然可是又無可奈何地說。

克萊特老師兩眼一眯。她自己常愛說，她對孩子甚麼都受得了，就是不能容忍孩子說謊話。她還愛把他們做個榜樣給大夥看，她只管刨根問底，却不管那出事的孩子受得了受不了。

「那麼說，咱們城裏還有個印第安人村子，唐尼，你那兒還有朋友，同時，這些事都出在一九二四年的紐約市。那末，這個印第安人村子在哪兒？唐尼，

住在村子裏的印第安人又是怎麼樣的人呢？」

「得走三個鐘頭才能走到那個村子，」唐尼滿肚子不高興，可是還滿固執地說。「那些印第安人叫做『維斯魁斯提克』。他們並不野蠻，是挺好挺和氣的，你愛信就信，我管不着。」

「我不能容忍說謊的人，」克萊特老師說，「唐尼，下課罰你留校。」於是唐尼不得不留在學校裏，最糟的是他知道今天去不成開那扇門了，那比在黑板上寫三百遍「我永遠不再說謊了」還要糟糕。

後來他回家的時候，學校讓他帶封信給他爸爸，這才真糟透了。

*

*

*

*

唐尼和克萊特老師兩人之間，差不多要爭執起來了，因為簡直沒有一件事情他們的看法是一致的。他們不在一起的時候跟他們在一起的時候完全不同。一碰到在一起，他們就彼此找麻煩，班上其餘的學生也給弄得亂哄哄。克萊特老師是個長得滿討人喜歡的女人，可是對唐尼來說，她是個老師，那可就得提防她。唐尼是個小短個、扁鼻子、雀斑臉的男孩兒。在他生活裏沒碰上過什麼麻煩事兒，所以他不能跟克萊特老師較勁。她生活經驗豐富得多。要不然，他們倒真是棋逢敵手，針尖碰上麥芒呢。

頭一天，頭一堂上課就開了頭。當時克萊特老師想要——按她自己的說法——熟悉一下學生的出身背景。克萊特老師有一種對社會的責任感，何況在紐約東頭（註二）學校教書。她覺得熟悉她每個學生的家庭情況，是非常重要的，這也就是她訊問他們每人種族血統時候所持的理由。

輪到唐尼的時候，他就這樣回答：「我沒什麼種族血統。」那就是唐尼和克萊特老師頭一回交手。

「人人都有一個種族血統，」克萊特老師嚴厲地說。她的意思是指班上每個人，當然這不包括她自己，因為像克萊特老師這樣的人，從來就不曾想過他們自己有一個種族血統的問題。「那你父親母親是從哪兒來的？」

「我爸爸是從布魯克林（註三）來的，」唐尼這麼一回答，不得不讓克萊特覺得這簡直是搗蛋，哪裏是回答什麼問題。「我媽媽是從華盛頓州來的。她姓麥克特維西，可是她媽媽是半印第安半瑞典人。她爸爸是蘇格蘭人，不過他媽媽又是海地人。我的奶奶，我是說我爸爸的媽媽，是意大利人，我這唐尼的名字就是隨着她爸爸的名字起的。不過，他從前也是從馬賽來的法國人，可是他的

（註一）紐約市窮苦人家多住在東頭。

（註二）布魯克林在長島之西，是紐約市的一部分地方。

媽媽和爸爸在沒來馬賽之前都是意大利人。馬賽那地方有好多意大利人移居過去，不過，他爸爸又是半德國人——

「誰的爸爸？」克萊特老師嚷着問。

「他的爺爺，」唐尼一口氣不喘地接着說下去，「我爸爸是猶太人，我意思是說他的爸爸是猶太人，我的奶奶却不是，我奶奶是法國、德國和意大利血統。我爺爺是俄羅斯和立陶宛血統，此外還有猶太血統。而那立陶宛人又跟波蘭人結婚，所以我說我沒有——」

「你沒有什麼？」克萊特老師壓着嗓子問，她覺得腳底下那硬邦邦的地板像是濕了的沙子直往下陷。

「沒什麼種族血統，」唐尼說，「只能說我爸爸是一九一二年從布魯克林來的。」

克萊特老師就讓這件事談到這兒打住了。不過從此以後，唐尼和她就越來越蹩扭了。而且這個蹩扭也沒有再化開來。克萊特老師摸不清唐尼到底是特別愚蠢，還是特別聰明，是特別天真，還是特別狡猾。其實，這些唐尼根本全都談不上。如果不是那扇奇怪的門，他實在是一個極普通的十一歲孩子。那扇門雖然是個非常奇怪的門，唐尼從來沒想到過，這扇門恰恰就在他住房的後院，

就是這麼回事。

*

*

*

*

唐尼住在莫特街。他住的地方，離郝思頓街只隔兩個路口遠。莫特街從郝思頓街起頭往南直通曼罕坦島^{〔註一〕}的盡頭。這條街的南頭就是唐人街^{〔註二〕}。唐尼對唐人街很感興趣，因為他覺得自己身上有那麼多種族的血統，他有時覺得很奇怪，怎麼單單缺少這麼一個種族的。他跟他爸爸媽媽去過那兒兩趟，吃過化六毛錢有九道菜，而且是真正家庭風味的大菜。在他發現這扇奇怪的門之前，他認為唐人街是世界上最有趣的地方了。

他所住的莫特街的那一段，離唐人街很遠，有很多窄小的、紅磚造的古舊弄堂房子，一座挨着一座，全是一模一樣。

唐尼住在一座這樣的房子裏，在頭一層樓的後進。就在那兒，他跟他爸爸、媽媽住有三間屋子的一個住房。這三間屋子都很小。唐尼睡的那一間尤其小。另外一間稍微大一點，是他爸爸、媽媽睡的。另有一間是廚房，這三個人就在那兒住，在那兒吃，在那兒過日子。

〔註一〕

曼罕坦島是紐約市的一部分，是主要金融商業及住宅區。

〔註二〕

唐人街是紐約市的一個地方，許多華僑集中地住在這裏。

他們很窮，但唐尼並不大感覺到，因為凡是他所認識的那些人都跟他們一樣窮，甚至比他們還要窮，何況他自己還獨住一間屋子呢。那有三個，四個，甚至於十來個孩子的家庭裏，從來沒有人能獨住一間屋子。可是唐尼是這家庭中的獨生子，所以他自己有間屋子。他自己有個窗，在窗外他自己還有個太平梯，他能翻出窗口從太平梯下去，只要三分鐘就能到了那扇奇怪的門。

它並不是這房子的門，它是後院圍牆的門。你知道，唐尼住的房子有個後院，這後院有座十呎高的圍牆攔住，隔着這座牆，它和下條街一間弄堂房子的後院相連。那房子的後身正對着唐尼住房的後身。這圍牆上有一扇小門。

這就是唐尼的奇怪的門。要從唐尼的窗戶到那兒，得從太平梯下去，用手吊着。隨後你就往一個舊彈簧褥墊上一跳，等在那上面彈了幾彈，你就從那兒踩上一隻舊火爐。然後你繞過一大堆鉛罐子，走過一個破梳粧台和一個古老冰箱，再繞過一個毛墊子，在銹了的水管子上走上兩步，爬過一個舊馬車座位，從這兒只要再走過一個滿身都冒出填草和彈簧的破沙發，就到了那扇門了。

*

*

*

*

一路回家，唐尼心裏總在嘀咕着，把克萊特老師交給他爸爸的信交給爸爸呢，還是拆開看過，順手把它扯個粉碎。他不是怕他爸爸生氣；他爸爸從來不

打他；可是他爸爸瞧着他，那副樣子讓他覺得比挨打還難受。他會瞧着唐尼，臉上好像在說：「我一切都是爲了你，這回你可叫我傷心透了。」唐尼愛他爸爸，可是他對他爸爸沒有那種毫無疑問的、完全的信賴，像他對他媽媽那樣。

唐尼知道他爸爸所盼望的就是能有個好轉機。這條街上其他住房裏做父親的人也都需要有那麼個轉機，並且也都像唐尼的爸爸一樣，他們都辛辛苦苦地做工，回家的時候都累得要命，對孩子們都不耐煩。唐尼不十分懂得什麼叫有個轉機。當他爸爸的工會進行罷工的時候，當他爸爸執行罷工糾察工作很晚才回來，臉上帶着那種冷酷却又具有勝利的面容的時候，唐尼心想這回大概要開始有轉機啦。可是從來就沒能如願，唐尼從來不知道是怎麼回事。他明白因爲沒有得到一個好轉的機會，所以他爸爸有時就不大有同情心。他覺得要是他爸爸能不看見那封克萊特給他的信，他心裏還能輕鬆一點。

可是唐尼也很明白克萊特老師的脾氣。他常化好多時間來猜測克萊特老師的行動，還老是預先走在她前頭一步。他知道克萊特老師一定念念不忘要那封信的回音。而他也明白，要是他父親看不見那封信，他跟克萊特老師可就有得搞了。於是他挺挺胸脯，打起精神，回家以後就把信交給了媽媽。

「給爸爸的，」他說。

「唐尼，你又遭到麻煩了吧？」

他一聲不響地搖搖頭，他媽媽給他一片塗黃油的麵包，讓他出去玩了。他到了後院，太陽快要下去了，珊妮妮家的姊妹倆正在跳房子玩。他知道今天不用再想到那扇門啦，於是他走出前門，上街上去玩「貓捉老鼠」的遊戲了。

晚飯後，唐尼的爸爸說：「上你屋裏去，孩子，咱們談談。」

「好吧。」

他們走進唐尼的屋子，他爸爸在先，唐尼跟在後頭。他回頭一看，瞧見他媽媽擔心地望着他們，一邊用揩布在揩手，她黑亮的頭髮齊整地向後梳着，那麼漂亮地發着光。就甚至於在這時候，唐尼還在想着媽媽的頭髮是多麼可愛啊。他想那真不應該，他媽媽老不能像他愛慕她那樣鍾愛他。

唐尼坐在床上，他爸爸坐在屋中僅有的一把椅子上。唐尼看得出來，他爸爸是給搞得傷透腦筋了，不知該怎樣把他要說的話說出來才好，到最後才說：

「你知道我對你期望有多大，唐尼。」

「嗯。」

「要是你媽媽跟我有幾個孩子，也許就不同了。可是我們就有你這麼一個孩子，這也就是我那麼拚命幹活的原因，我們希望你長大成人能過好日子。」

「我明白，爸爸。」

「所以，我接到你老師的一封信，說你又在撒謊，你想，我心裏是什麼滋味呀？」

「我想你一定很難過，爸爸。」

「而且是這麼一個愚蠢的謊話——跟你的老師說你在印第安村子裏認識印第安人，你怎麼會這麼胡扯？」

「因為那都是真的。她說了一大堆印第安人的事情，我知道都不確實，所以我就告訴她了。」

「你怎麼知道她所說的關於印第安人的事不確實？」

「因為我認得這些印第安人，並且他們都是我的好朋友，」唐尼回答說。
「甚麼印第安人？」

「維斯魁斯堤克人。」

「唐尼，我不願意你給我編造什麼故事。你這樣扯謊，我真討厭透了。」

「可是我跟你說，爸爸，我不是說謊，我也沒有在克萊特老師面前說瞎話，我跟彼得·萬·杜賓去過他們村子。」

「彼得·萬·杜賓是誰？」

唐尼嚙口唾沫，吸了口大氣，說：「是個荷蘭孩子。」

「哪來的荷蘭孩子？」

「他們有個農莊，他是我的朋友。」

「唐尼，得啦，得啦。你明白你在幹麼嗎？印第安人村子、農莊、荷蘭小孩——真是謊話連篇。你幹麼要這樣瞎扯，你想我會相信這些故事嗎？」

「不會，」唐尼說，「我想你不會相信的。」

「那你幹麼要說那些？」

「因為它們是真的。」唐尼無可奈何地說。

說到這個地方，他爸爸光火了，「你這是什麼意思，它們是真的？我明明知道它們不是真的。難道非得打你一頓才行，唐尼？你怎麼能坐在這兒眼睜睜地跟我說你去過一個印第安人的村子，還有什麼荷蘭農莊，它們在哪兒？」

「就在外頭，」唐尼怪可憐地說，朝窗外指指。

「唐尼！」

「我出了後院的門，」唐尼緊跟着說，想趕快說明白，把事情過去就算了。

「我出了後院的門，再從彼得·萬·杜賓的農莊的倉房空場裏穿過去，那兒的情景就完全不同了。那兒全是農田呵，樹木呵，沒有弄堂房子，也沒有馬路，

你要是順着大路往北到這島的北頭，那兒就是印第安人的村子。它就在那片橫貫島上的窪地裏，在北河河岸。你下了那片窪地，印第安人就在那兒修了條路。

那是一條通小車的穿過叢林的小路。你順着那條路往前走，狗就叫起來了。那條路佈滿了樹葉間漏下來的陽光。狗也是黃顏色的，像陽光的顏色一樣。牠們在你四周跳躍，舔舔你的手，從來不咬人。隨後你就瞧見那村子啦，都是用樹皮包的房子。香噴噴的、燒什麼東西的味兒都傳出來了。到處都是一堆堆的白貝殼。還有些荷蘭買賣人老是抽着那挺長挺細的煙斗在那兒買皮子——」

「唐尼，够啦，我不願意再聽了。」

「是你問我的，你問我我才說的。」

「說謊話？」

唐尼瞧着他爸爸。

「你瞧瞧，」唐尼的爸爸說，溫和了一些，「一個謊又怎麼樣引出另外一個謊。你看你把它們弄得多複雜，孩子？還是根本就別說謊，對不對？」

「我想是的。」

「可是你跟我說那謊話的時候，你腦子裏在尋思什麼？咱們明明都知道圍牆那扇門通人家的院子。對不對，唐尼？」